

当代中国军事学资深学者学术精品丛书

李炳彦 著

DA MOU LUE YU XIN JUN SHI BIAN GE

★ 大谋略

与新军事变革

解 放 军 出 版 社

当代中国军事学资深学者学术精品丛书

DA MOU LUE YU XIN JUN SHI BIAN GE

★ 大谋略 与新军事变革

李炳彦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谋略与新军事变革/李炳彦著.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03

ISBN 7-5065-4548-9

I. 大… II. 李… III. 军事-谋略-中国-文集 IV.
E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02661 号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政编码: 100035)

北京国防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1194 毫米 1/32 印张: 12.75

字数: 350 千字 印数: 5000 册

定价: 28.00 元

出版说明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现代军事科学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 20 世纪后二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代，产生的邓小平军事理论，更有不可估量的巨大意义。在这一历史时期，军事科学的学科化、正规化建设，也是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学科化是军事学术分类、系统、继承、发展、交流的前提条件之一。中国军事科学在这个历史期间确定了八个一级学科、十九个二级学科的学科体系。进入 21 世纪，我军军事学科体系经中央军委有关部门批准，又进行了调查充实，拓展了军事科学研究的领域。这为军事科学研究、教育创

造了极好的发展途径，也为中国军事科学界与世界各国军事科学界的学术衔接、沟通、交流提供了方便。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军事科学的研究者。他们是新中国军事科学学科化的开拓者与代表人物。他们长年累月在某一学科领域的探索 and 追求，在不同时期发表的有影响力的文章，构成了当代中国军事科学中最亮丽、最鲜艳、最值得展现在历史花坛上的风景。因为这些成果不仅仅是属于他们个人的，而且是属于整个中国军事科学界的。将这些代表新中国军事科学学术发展的“扛鼎之作”、“经典之作”结集出版，是中国军事科学界建筑“学术纪念碑”式的工程，对当代及后代将大有裨益。为此，我社出版了《当代中国军事学资深学者学术精品》丛书。

这套丛书将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代表性。即选择当代中国军事学最具有代表性的学者，选取他们最具有代表性的文章结集出版。二是开放性。即丛书不是一并出齐，而是根据情况陆续选择作者，接连不断地出版，最终构成新中国军事学的“宏篇巨著”。

祈盼军事学界的同仁能鼎力相助，多提意见，帮助我们出好此丛书。也希望丛书能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自序

带着这本论文集挤进中国军事学资深学者行列，战战兢兢，愧不敢当。

我是站在“新闻宣传的战车”上，在军事学领域里拼搏的。没上过军校，非科班出身，底子薄，如果说能取得一点成果，全凭了一股笨功夫。

我于1965年1月入伍，先在师医院当了一年多卫生员。后来改当报道员，任师、军新闻干事。1978年6月正式调解放军报社军事部，分管军事理论宣传。从此确立了我人生的定位，进入了一个充满无穷奥妙的世界，迈上了在孤独探索中自得其乐的道路。

时逢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在中国的军事学术园地里，焕发出无限生机。后遇新军事变革的浪潮涌来，在世界军事领域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

的时代变迁。其间夹杂着一次次花样翻新的高技术局部战争，在人类血与火的争斗中，一方面昨天战争落日的余晖尚在，另一方面明天战争朝阳的曙光已现。战争在转型，军队建设在转轨，这是一个不确定的岁月。从1978年到今天，我所策划、组织和实际参与的军事理论研究与宣传，经历了五次突破与跃迁。一是突破注释式、考证式、颂扬式的研究方法，跃迁到自主式研究上来。二是突破重历史、轻未来的思维定式，跃迁到以前瞻性研究拓宽视野的新境界。三是突破局限于在战役战术层面耕耘，跃迁到战略殿堂进行顶层探索。四是突破冷战时期的大战思维，跃迁到高技术战争的新领域拓荒。五是突破机械化战争的作战指导、建军思路，跃迁到信息化战争的理论创新。这五次突破与跃迁，既反映出我军军事学术研究与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也表现出我的学术思想水涨船高的实际。在这个过程中，我撰写了一些展望未来国际安全环境、探讨国防发展战略、分析新军事变革等方面的文章，但主要研究方向是军事谋略学。

1979年，《解放军报》开始连载我的处女作《三十六计新编》。当时，我对东西方兵学文化的特点进行比较，发现西方军人打仗，虽然也使用计谋，但在兵学理论的发展中，主要是依托技术的进步，可称为“力量型”兵学。东方兵学虽然自汉代就分出“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但主流是“兵权谋”，可称为“谋略型”兵学。1981年，我在写《兵家权谋》一书时，更多地接触到东西方兵学理论，也就更坚定了自己的认识。于是我开始设想，对中国传统军事理论的研究，如果继续停留在注释、考证和阐发上，永远无法赶上走在前面的大家。跳出前人，建立一门具有东方兵学文化特色的新学科——军事谋略学，倒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1985年，我军建设指导思想开始实行战略性转变。面对军队建设的诸多新问题，理论要摆脱困惑就需走出封闭的书斋，放开研究的视野。于是，我和当时的奎事学术组组长曾光军同志，主动走出报社，同军内外学者广泛接触、交流，形成了一个从多学科、多角度讨论国防发展战略问题的“军事沙龙”。这个阶段，是我军学术思想最

为活跃的阶段，是我思想、知识受益最大、出成果最多的阶段，是我永远怀念的阶段。1987年至1989年，我在独自进行着《军事谋略学》写作的同时，还和成都军区崔彧臣同志，以“两地书”的方式，共同完成了《兵经释评》一书的写作，和总参孙兢同志，采取“每周一晤，每晤一文”的方式，合力完成了《说三国 话权谋》一书的写作。随后，又以同样的方式，和孙兢共同完成了《纵横捭阖》一书的写作。这些书的出版发行，在图书市场上引起了一个“谋略热”。需要说明的是，孙兢同志是我的挚友。在我们的合作中，《纵横捭阖》一书，是以孙兢为主写出的，我只是在确定思想和题目上做了点事，文字加工量不算大，大量的材料收集和成文过程，都渗透着孙兢的汗水。然而，这本书在出版时，孙兢执意把我作为第一作者。我写的《军事谋略学》，是孙兢借北戴河休假之际，帮我抄写完了，出版时我也执意加上了孙兢的名字。《军事谋略学》反映了我在那个阶段的创意，虽然曾被学界朋友和报刊称之为这门学科的奠基之作，但并不是一部体系完整、结构合理、令我满意的作品。我多次想到对这部书进行修订，甚至重新建构。但是，我愈向前探索，愈感到自己知识的不足，愈不敢轻易动手。我时常想到孙毅老将军说过的一句话：“出书忌早，上朝忌巧”。没有成熟的思想，便不会有成熟的文章；没有相当的阅历，便不会有成熟的思想。军事学术研究是严肃的事业，重要的不是去追求“著作等身”，而是让自己的学术思想走向成熟。

我在军事理论研究中，先天不足是理工科知识欠缺，不通外语，致使在许多问题的研究深度和前沿信息的获取上，都受到限制。

欣慰的是我在理论思维上得益于两点：第一点是少时随父学习中医，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所领悟。那时，常听到“用药如用兵”的师训。“中医学是哲学医学”，在每一剂药中，要分出“君、臣、佐、使”，强调辨证施治。参军后改医从兵，翻阅兵书，发现兵家也有借医道谈兵理之说。“良将用兵，若良医疗病。病万变药亦万变，病变而药不变，厥疾弗能疗也。孙子曰‘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我在《军事谋略学》和这本论文集，有多处是以医言兵的。

从方法论的层面，谈医理与兵理，之后又联系到棋理与兵理，拳理（太极拳）与兵理。把握一个文化主根，贯通多个文化枝干，铸成了我理论研究的方法之基。

第二点是新闻工作实践，给了我追新求异的思维敏感。我研究历史，尽力把眼光投向未来；坚守一个阵地，却经常向四周“短促出击”；目标只有一个，则不时变更前进的路。新闻学只看重第一。提出问题之所以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就在于它能拓开一个研究领域、研究方向；后来者居上是历史规律，而开拓者的可贵就在于他是第一个把“鸡蛋竖起来”的人；发现“新大陆”与开发“新大陆”相比，后者尽管有更多的收获，但他只能以前者为前提……解放军报给了我神圣的使命，也给了我一个施展的舞台。

军事谋略学作为一门新学科，现在已经列入中国军事科学研究体系。正如齐长明同志在《军事展望》等杂志上撰文所讲，军事谋略学从“学术江湖”到大雅之堂，并不是宣告学科建设的成功，而是学科建设的开始。

一门新学科的形成，一般要经过三个阶段：一是思辨阶段，主要是提出课题，进行广泛的学术讨论，积累材料；二是描述阶段，主要是发现规律，并对规律进行描述；三是结构阶段，主要是构建比较科学的理论体系。

一门新学科要能够不断发展下去，一般需要三个条件：一是有坚实的基础理论，二是有一支专门从事本学科研究的理论队伍，三是正式纳入了教学科研体系。

我军军事谋略学研究，已经走过20多年的历程。目前，推进这门学科发展的文化氛围很充分，思想积累与材料积累也相当丰富，完善学科体系建设的条件已基本成熟。我愿和更多的朋友共同努力，来完成军事谋略学学科体系的建构。

在这本论文集中收入的数十篇文章，反映了我对军事谋略学研究的成果，并且是代表我学术水准的部分。这些文章大致分为五类，姑且称为五编。第一编主要是讲研究军事谋略的意义，谋略文化，以及

在新军事变革中东方谋略的价值。第二编是为《中国国防报》“谋略讲座”栏目写的专稿，论述的都是军事谋略学中一些基础理论问题。第三编是从我的学习研究笔记中挑选、加工的新作。所论所述，意在把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新方法论，引入军事谋略学，为军事谋略研究走向新阶段开辟航道。第四编主要是对未来的展望，对新军事变革形势的分析，对我们所处时代站立点的判定。第五编是更具宏观意义的谋略理论，包括安全环境，战略与策略，谋篇布局，都是“大谋略”所涉及到的。全书收入文章，虽谈不上什么精品，但毕竟是我经过精心筛选出的有一定代表性的作品。有些作品产生于10多年前，今天觉得还可以读下去，也就选入充数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大动荡、大变迁的时代；从军事领域看，是世界战争形态从机械化战争逐渐转变为信息化战争的变革时代。这样的时代，必然促使人们以深邃的思考来谋划现在与未来。我的学术研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特征。因此，我将论文集定名为《大谋略与新军事变革》。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研究军事谋略，不能离开新军事变革；研究新军事变革，不能只见技术，不见战略与谋略。从发展大势看，新军事变革正促使东西方军事文化走向融合。这本集子的选文立意就着眼于此。肤浅之说，贻笑大方。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先后得到齐长明、李辉光、王卫星、孙競、程亚文、罗志华等朋友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目 录

自 序

第一编

- 一、争强图存费运筹 (3)
- 二、重权谋：东方兵学文化的展现 (28)
- 三、兵圣孙武将与雅典娜同上未来
战场 (39)
- 四、看老鼠如何给猫脖子上挂铃铛 (51)
- 五、关于军事谋略研究的新阶段 (64)

第二编

- 一、竞争对抗激流中的智慧浪花 (83)
- 二、常养浩然气 静观无字书 (87)
- 三、军事科学殿堂里的新角色 (90)
- 四、研谋岂止在兵战 (93)
- 五、从英雄时代到英雄退隐的时代 (97)

六、展现科学理论创新的时代特征	(102)
七、生长在东方军事文化的沃土中	(106)
八、战争奉行“诡道逻辑”	(109)
九、破彼之破 攻防互寓	(113)
十、以己度敌 反观而求	(116)
十一、寻找一条阻力最小的制胜途径	(119)
十二、操纵竞争对抗的无形之手	(123)
十三、从歼敌有生力量到结构破坏	(127)
十四、由“智多星”献计到“智囊团”设谋	(132)
十五、学会播撒“战争迷雾”	(136)
十六、在排斥的两极中保持张力	(140)
十七、实现利益的最好方式是非战	(144)
十八、制胜的希望源于成功的军事变革	(149)
十九、信息化战场上的智斗更精彩	(154)
二十、重要的是改变对手的决策方向	(158)
二十一、求得“合理性”与“合意性”的统一	(163)
二十二、对战争方程题的两种解法	(167)
二十三、不求过程完美 单求结果理想	(171)
二十四、两极映照 其态实逆	(174)
二十五、把握既定关系中的根本点	(178)

第三编

一、竞争对抗在达到平衡态时求得稳定	(187)
二、在竞争对抗中淘劣存优	(197)
三、紧紧抓住机运女神的衣襟	(204)
四、其兴也勃焉 其亡也忽焉	(212)
五、系统哲学的基本规律与运用	(226)

第四编

一、站在第二次否定的历史曲线上	(239)
二、展望新世纪	(250)

三、在变革大潮中认清自己的历史定位	(257)
四、关于国际安全形势的“警世通言”	(270)
第五编	
一、孙子的全胜思想与国际安全	(287)
二、孙子谋略的虚实说	(298)
三、孙子谋略的造势说	(304)
四、拓展谋略思考的时空域	(324)
五、重要的是认清事物转化的“度”	(333)
六、机动战：东方围棋精神的展现	(344)
七、标本论与谋法思考	(356)
八、三国权谋与地缘战略运用	(369)
 跋：从“学术江湖”到“大雅之堂”	齐长明 (384)

第一编

本编发表的5篇文章，谈及了谋略文化，新军事变革中东方谋略思想的地位，以及谋略研究如何走向新阶段等问题。

一、争强图存费运筹^{*}

——学习研究军事谋略学的意义和方法

“事之而不穷者，谋也”。在大变革的时代，要有多手应变的准备；在连续的竞争对抗活动中，要有“破敌之破”的思考；在充满迷雾的环境中，要有应付变化的多手准备……动静方圆，以应无穷。

——引言

^{*} 1989年10月，全军首届军事谋略研究与教学论证会在南京召开之后，我军出现了一个军事谋略研究与学习热，为适应院校教学的需要，在总参军训部的支持下，作者组织有关专家，主编军事谋略教学讲座讲稿。本文是作者为讲座自写的第一讲，后收集到《斗智的学说》一书，收入本书时略有改动。

当今世界，在大变革的历史潮流中，学术园地里新学科争立，新理论纷出。这些新学科、新理论，根须互相缠绕，枝杈相互交叉，它们争相发展，互助互进，展示了春天里的勃勃生机。

在浩瀚的新学科之林中，具有东方兵学特色的军事谋略学开始破土而出。

1. 军事谋略学产生的时代需要

需要是创造之母。一门新学科的出现，都有其时代需要。时代选择新的科学理论，新的科学理论服务于时代的需要。

(1) 对 21 世纪初国际环境的预测。面对 21 世纪，各国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企业家、学者……都在进行着种种预测。

时局愈是变幻莫测，人们愈感到洞察未来的重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必须认清历史发展的前景。同样，理论研究，人才培养，不仅要看到现实的需要，也要考虑到未来的需要。

从现在起，到 21 世纪初，国际矛盾不会减缓，相反还会继续加剧。所不同的是，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解决利益矛盾的渠道、手段、方式方法增多了。“和争”、“文伐”、“商战”、“外交战”、“科技战”、“人才战”……于是乎，人类的竞争、挑战、对抗的形式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了。

人口的增长，资源的减少；经济发展的国际化，使相互依赖性增加；战略格局趋向多极化，导致多元关系代替两极对抗；民族利益矛盾突出，穷国与富国的差距拉大；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空间在人们的感覺上急剧“缩小”，而时间则在人们的感覺上急剧“延长”……“地球变小了！”人们惊叹之余，清醒地觉察到：在“地球村”里，一方面人类相互间的联系更紧密了，一方面相互间的磨擦也会随之增多。“激烈竞争，无情淘汰”。这种对人类前景的描绘，并非耸人听闻。

外国学者说：我们要看清 21 世纪初的世界形势，则需要回头看